

白桦 著

“生命的驿站”
萧关鸿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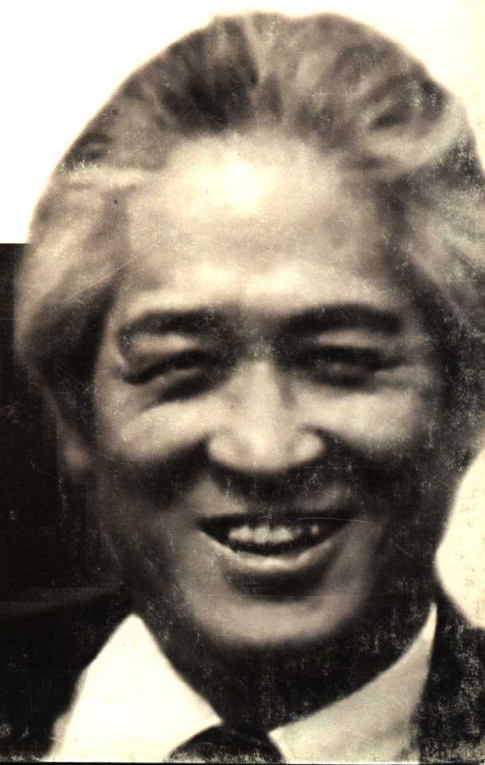
“法国公众报以惊
来怎么看呢？”对于一位
“虽然我
其实是说：“我比
论是，我比”

在凌晨三点就叫起来了。这种
是一位世纪老人，面临世
她对我已逝的过去发出
“时的我对她的”

烈的掌声。“因为我比别的
毕略特告别的时候，问她最
容易地给我和这个世界
怕德国人，

引”——这是我的第二句话
和新小说派的创始人，
样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
么，恐怕，怕战争

么的公所有过文——我是
我知道，我得到了他们的
法国沦陷，今天已是
里就在乡下，今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一瞬/白桦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1

ISBN 7-216-02760-4

I. 百…

Ⅱ. 白…

Ⅲ.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6697 号

· 生命的驿站 ·

百年一瞬

白桦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印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88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定价: 15.10 元

书号: ISBN 7-216-02760-4/I · 258



▲白桦近影。

生命的驿站没有终点 (总序)

关 鸿

有的人生命之流海阔天空，有的人则如涓涓细流。
有的人生命之旅狂飚猛进，有的人则低首徘徊。
有的人生命之途一日千里，有的人却千回百转。
但是，无论哪一种生命状态，都会寻找自己的驿
站。

可能，他是想让成功的喜悦多停留一会。

可能，他是想让失败的阴影早点摆脱。

可能，他是想改变生命的驿道。

可能，他是想调整人生的道路。

可能，他是想换一套新的驿车，重新上路。

也可能，他是太累了，只想宁静地休息。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方向里可能找到同一个驿站。

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也可能找到不同的驿站。

素不相识的人们可能在同一个驿站里相知相亲。

亲如手足的人们可能在不同的驿站里分道扬镳。

生命的驿站对不同的生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它不是生命的出发点，但可能是生命的归宿。

它不是生命的常驻地，但可能是生命真正的家。

对于作家来说，生命的驿站是文学。

他从一个驿站赶到另一个驿站是在追逐艺术的灵感。他对人生的认识从一个层面深入到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他的作品也从一个高度走向另一个更高的高度。

愿意读他作品跟着他走的读者，就像搭上他的驿车，从一个驿站走向另一个驿站，与他一起共同探究人生与艺术的真谛。

如果，读者半途停下来，作家仍会继续走下去。

如果，作家半途停下来，读者也会自己走下去。

不管你是谁，追求不能停止。

就像浮士德，哪一天感到满足了，生命也就停止了。

生命的驿站永远没有终点。

1999 年 12 月 1 日

目 录



眺望 21 世纪(代序)..... [1]

1. 我和胡风短暂而又长久的
 因缘 [11]
2. 贺龙的百年征途 [36]
3. 体验鲁迅 [71]
4. 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87]
5. 生别常惻惻 [101]

6. 丽莎的睫毛 [111]



7. 清明,细雨中的细语
..... [117]
8. 如星光般一闪而逝
..... [123]
9. 一代影人的凋落 ... [148]
10. 诗人不喜欢直白
..... [154]
-

11. 相逢何必曾相识
..... [158]
12. 一半阳光,一半阴影的
小巷 [162]
13. 美丽的香格里拉
..... [166]
14. 吸烟可以致癌 [197]
15. 五十年前的洛阳战地
日记 [222]
-

16. 1948—1978—1998
..... [228]
17. 一件棉军装 [233]

18. 我的邻居路先生	
.....	[239]
19. 百年一瞬	 [262]



眺望 21 世纪

(代 序)



△青年时期的白桦(1955 年摄)。

预见不祥，所以我很怕自己偶尔对未来的某些事物会不幸而言中。1988 年夏天，我在巴黎蓬毕杜文化中心向法国公众介

绍自己的时候，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一只公鸡！”顿时引起一片惊愕的叫声。后来才知道，对于法国人来说，公鸡还另有含义。“我是一只不合时宜的公鸡！”——这是我的第二句话，得到的反响是热烈的掌声。“因为我比别的公鸡叫得早，提前在凌晨三点就叫起来了。这样的公鸡很容易遭杀身大祸。”法国公众报以欢快的笑声，我知道，我得到了他们的理解。1992 年我在巴黎和新小说派的创始人、年过九旬的娜塔丽·萨略特告别的时候，向她提出过一个问题：“您是一位世纪老人，面临

世纪末，您对人类的未来怎么看呢？”对于一位在二战中经历过法国沦陷，今天已是 90 高龄的老人来说，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以为她可以很轻易地给我和这个世界几句安慰，但她没有。她诚恳地说：“虽然我经历过第二次大战，那时我躲在乡下。今天，我对未来并不乐观，我什么都怕，怕战争，怕暴力，怕天灾，怕阿拉伯人，怕德国人，怕日本人……什么都怕……”那时的我对她的恐惧很不理解。今天我明白了，结论是：我比她盲目。前天一位从巴黎来的朋友对我说：娜塔丽·萨略特不仅健在，还经常坐在喧闹的咖啡馆里写静谧的小说。她至今都仍然保持着她那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习惯，喜欢闹中取静。我很想再次见到她，对她说：我直到今天才理解您对未来的恐惧，看来，我已经也像您一样，进入了真正的晚境。中国有句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这句话里将死的人和鸟，是指那些有自知之明的人和鸟。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些高高在上者，即使是在将死的时候也不会言善，因为他不相信自己在死这一点上，会和他的子民一律平等。

21 世纪的祸福都是 20 世纪留下来的。古人有云“祸福无门，唯人所招。”20 世纪，人类不仅借助燃气动力和核动力在空中遨游，而且登上了月球。20 世纪录音、摄像和通讯设备的发达和电脑的普及，使人类飞速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克隆羊、克隆牛、克隆熊猫、克隆一切生物的可能指日可待。各种各样抗菌素的出现，非常轻松地根治了人类自身许多曾经是不治之症，如天花、结核、麻疯……外科器械和手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古人又云：“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几千年



▲九十三岁的法国新小说派旗手娜塔丽·萨略特忧伤地向我耳语：“我对未来并不乐观，我怕……”

来，对于人的本性，既有性善说，又有性恶说。其实，人的身上是善恶同体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善和恶可以在一个人的心灵里通过利益的杠杆转换。所以人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既可杀人又可杀己。人的每一项发明也几乎都是一柄双刃剑，核能可以推动火箭升空，也可以让它在地面上被引爆，使千千万万人死于非命。现代录音、摄像和通讯设备，能让人与人在瞬息之间从天涯之遥缩短为咫尺。同样是这些设备，又可用作独裁统治者控制民众的工具，善良的子民们哪里想得到：他们如同玻璃罩里的玩偶一样，一举一动都在主子的监控之中。当然，包括自以为得计的统治者也在众目睽睽之下机关用尽，自食其果。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也都在利用科技成果，相互盗窃情报。克隆动物的技术同样也可以克隆人，克隆妖魔鬼怪。虽然在国际上已经签订了禁止克隆人的公约，而关于使用原子武器，关于使用化学武器，关于使用地雷等等都签订过各式各样的公约和宣言。当战端一起，一切纸面文章在炮火面前都会灰飞烟灭。还是中国的古人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拥有一万种抗菌素，就有一万零一种细菌或病毒突然在人的体内出现，并立即蔓延开来。海洛因和其他毒品的严重性，还不单单在于它们与日俱增的泛滥，而是它们精度的提高总是超过戒毒手段的发展，以至绝大多数嗜毒者毕生都无法戒除。癌症和爱滋病是 20 世纪留给 21 世纪的沉重负担，即使在 21 世纪找到根治癌症和爱滋病的方法，谁能预见在此之后还会出现什么更为凶恶的病魔呢？我们给 21 世纪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一个肮脏的方舟——地球。热带雨林锐减和沙漠的疯狂扩展；全球气温上升，二氧化碳的

浓度增加；大气和水质的大幅度污染；耕地的缩小和品质的退化……都比人类“改造自然”的步伐要快得多。全世界荒漠地区，每年正以 3.5% 的速度扩大。人类对土地资源的无节制开发，美其名曰：改造自然。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过度耕种的结果，使土地越来越贫瘠。过度放牧和滥伐森林加剧了水土流失。世界各大陆每年损失表土 240 亿吨。过去 20 年全世界丧失的表土相当于美国的全部耕地面积。“改造自然”是人类适得其反的口号。大自然是不能改造和不好被改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而是互相适应与协调的关系。自私、自大的人对自然的索取却要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不是在天地间不可逆转的规律之内争取人与自然的共济。自私自大的人严重破坏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天而降的资源，把天大的福利变成天大的祸害。仅以中国的水资源为例：今日中原、华北、西北，几乎没有可以行船的河流。水质的恶劣状况简直是不堪设想。水资源最丰富的东南各个水系，如闽江、赣江、珠江、长江……只要有视觉和嗅觉的人都可以判断出它们的严重病症。至于江北的淮河，更是病入膏肓。杭州人还可以到灵隐寺去提水吃，广州人还可以到白云山上去提水吃，蚌埠人、上海人没处提水吃，只好吃“广告水”。24 年前的秋天，我曾访问过湘西许多美丽的小城镇，它们大多是建筑在一条碧蓝的小河之上。我时时为水的清澈和修筑在两岸岩石上的吊脚楼赞叹不已。去年秋天，我重访湘西，却惊骇地看到许多河流都变成了垃圾河，多子多孙的城镇居民随意把垃圾倾倒在河里，岸边的岩石几乎全被垃圾所覆盖。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各色各样的塑料袋取代了往日栖息在岩石上的

鸟群，为此我的心境十分悒郁。垃圾竟然可以一倒了之！据我所知，在我国，以同样简单、野蛮的方法处理垃圾的城镇并非少数，这何异于投毒自杀、杀人呢？水的问题岂止是污染而已！不久前，我国水利部长钮茂生曾经警告说：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在30年内我国的干净饮用水就会枯竭。这就是说，喝不上水的日子已经很近了！中国的母亲河——黄河连年断流，甚至有些河段有一半的日子河床龟裂。山东省每日人均占有的水资源不到一立方米，这一立方米包括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无怪许多农民惊呼：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您的净水瓶空了么？水的危机在中原，在西北，甚至在东南，都迫在眉睫。西南和西北高原地处大江大河的上游，只有考察过黄河和长江源头的科学家们才知道那里的植被已是多么的稀薄！植被稀薄意味着什么。没有青山，哪儿来的绿水呢？没有青山的另一个恶果就是：一旦降雨量骤增，干涸的河道就泛滥起来。今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的灾难再一次说明：无论多么大容量的水库和无论多么高的堤坝都无能为力，水土流失的日趋严重，不断地增加着河床和库底的高度，使江河岸边的城镇和土地永远处于高过头顶的洪水的威胁。在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一个大国，每一次面对暴怒的黄河、长江，主要的对策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军民上堤抢险。洪水消退以后，又是干旱。我不相信中国的水利和环保专家不懂长远的、治本的方法是：在河流的上游和两岸造林、护林。森林才是最有效的堤坝和容量最大的、可以自动调节的水库。只有森林，只有森林才能制止水土流失。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幻想，如果中国历史上的“全民炼钢铁运动”、“全民深挖洞运动”、“全民除四害运

动”、“学大庆运动”、“学大寨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派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壮举中有一个相同声势的“全民造林运动”，该有多好！恰恰没有！为什么？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总是用短浅的目光来规划我们的行动。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芸芸众生，每一个家长，都对子孙后代的生路备加关注，却很少想到全民族的生路，为什么？从50年代初，我初次访问长江上游的时候，雪山和森林告诉我：长江的颜色所以不同于黄河，因为她的源头有很多雪山和遮天蔽日的森林，亿万条林中泉水汇集成这条绿水。后来，我一次又一次旧地重游，一次比一次痛心疾首。无论多么偏僻的小县都有一个以砍伐林木为主要任务的林业局，有些林业局独立于县城之外，比县城的规模还要大，因为它比县城能挣钱。80年代，金沙江沿岸的山民称林业局局长为“光头司令”。写到这儿，不由得想起胡耀邦，他在生前重蹈长征路的时候，在四川就曾经断然下令：伐木大军立即停产转业。不知何故，竟然没有执行。曾经使我魂牵梦萦的美丽森林和宁静湖泊都像梦一样消失了！近三十年，就是我们这一代公民“当家作主”的三十年，长江的水土流失面积多达73.94万平方公里，占了长江流域总面积的41%。她已经成了第二条黄河，灾难甚至比黄河还要严重。许多学者、专家（包括我这个旅游者）曾多次著文对于长江潜在的隐患大声疾呼，我们的声音一次一次随风而逝，了无痕迹。明年会怎么样？三峡工程竣工以后会怎么样？遇到雨量密集的年份，依然是抢险，依然是救灾，依然会涌现许多大无畏的英勇战士，依然会有许多失去家园和故土的难民流离失所。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大自然对

人类施行全面报复的世纪。临近 20 世纪的终点，我很难说人类自身有了进步。仅仅是由于信仰、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种族与宗教偏见，至今仍然会导致暴力冲突，使得全世界动荡不安、战火连绵，遍地饿殍。每一个个人，都希望过一种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既免于饥饿，又免于恐惧。权力来自人民的基本原则，是两个世纪以前，长期为自由而斗争的先行者们的共识，因而签订了许多让人兴奋的宣言。然而，庄严的文字声明和实际的生存状态始终都存在着天壤之别，真正承认并付诸实行的国家仍然是少数，在施行中又能不受权利和金钱干扰的国家更少。自由一词受到荒诞地歪曲，攫取了权力与财富、成为权力和财富的垄断者，为了维护他们自己永无厌足的掠夺的自由和享乐的自由，而随心所欲地剥夺绝大多数普通人生存、发展的自由与权利，如：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享受正当的法律程序及公正的审判权利、不受残忍和不寻常的刑罚的权利、人身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反而对质疑者实行镇压，甚至不惜制造种族灭绝的战争和世界大战。20 世纪人类中的败类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我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 21 世纪可以避免，虽然蓄意发动战争的人是极其少数。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肯定更加具有聪明才智，但也会更加善良、天真和轻信（我们不能责备并要求他们也像伤痕累累的我们一样，对昨天的灾难记忆犹新）。第三次世界大战依然如前两次大战一样，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隔岸观火者大有人在，落井下石者大有人在，背叛民族和人类利益准则者大有人在。为一己之私利，陷他人于血海而不顾者大有人在。当然，更多的是在杀伤力空前强大的武器面前垂死挣扎